妙貫堂餘譚

妙貫堂餘譚卷三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蓮景濂
男聯桂樨燚　錄

譚詩文類

文忌枯淡

文字最忌枯淡非眞正峻潔陡健簡之一字未易言也坡公自評應舉時文字如龍蛇捉不住盧楷文章色理滋茂論者譬之青黄應節農人擨鎌疾

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少年人作文皆須有此氣象

文人狡獪不少

閩人吳洸跋費無學粧閣篇云始無學構粧閣于園東爲三婦凝粧之所後十年無學以病謝交遊大婦尋殞小婦佞佛除葷而中婦已含飴作老嫗行藏風流頓盡率未聞有一日一人持鏡臺粉匣而登斯閣者樂事之難如此今其書綿麗可喜俾後世人讀之有歸風送遠之思不知特園東一矮

屋而已彼夫叙秦樓之跨鳳紀陽羨之籠鵝安知非文人狡獪所成耶此語特妙不惟識透盈虧消息之理并自來著書家許多寓言假託之旨都被此一語道破大抵宇宙奇幻固多文人狡獪不少識得此意方許讀古今諸異書

重韻

作多韻詩每有用韻重而不覺者近代錢牧齋集中曾見之余丙子就業成均賦初度咏懷二十韻中有文成懸國門真乃媿盧前二句結又云獨嗟

毋難曰不得依滕前重一前字頗疑不合及讀山谷外集見其五言古中如同堯民遊靈源廟廖獻臣置酒篇第二首起云洪河壯觀游太府佳友朋後云暮雲吞落日歸鳥求其朋重一朋字又奉和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篇中云逋流一方病責任娩和扁不墩行復云小材渠困我持斲問輪扁重一扁字乃知古人有此遂不復改但笑謂客卿自用卿法吾自祖吾西江派耳客亦胡盧

任昉哭范僕射詩押韻凡兩用生字三用情字

夫子値狂生于齡萬恨生尚是兩義猶我故人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遣離情三情字皆是一意嗣後唐宋間詩人重韻尤多不獨山谷也偶舉山谷爲吾江西派言之耳

先輩書法

余在貴堂熊氏家見萬茂先徵君手錄漢書四册字畫端楷如蓮子大無一省筆卻絕不板重其秀美如春露滴花灼灼可愛高頭小批有藍紅兩樣係行楷細書並嫵媚有致又曾見諸生喻寧孺士

鍾楷法標格輕俊宛似晉人洛神賦可見吾鄉啓禎先輩不特詩文絕妙即書法藝事無不窮工極詣也顧皆去今未遠而其書傳者甚少世亦無有深知篤好而珍藏之者疑在當時亦不甚見稱于人不解何故六一集古錄跋尾有云豈其當時工書如其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耳又云唐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余于啓禎鄉先輩亦然

吾鄉近來能書者絕少以余所見而最徙服者南昌劉元叔廷獻耳元叔書法大類晉唐間人

小楷尤工有美女簪花之致六一公云每得唐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

澀體

唐人徐彥伯爲文好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虬戶金谷爲銑谿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兎爲魄兎後進效之謂之徐澀體

澀體畢竟無味又別無生新之趣不過將字眼顚换耳此俗下儀狀易鵝爲家鴈易一隻爲二頭之類殊屬鄙俚可厭甚如醋浸曹公湯燒右

軍皆過於換字求新之流極也余嘗笑謂必以
眼前字大衆話爲不足奇則稱兄應曰嫂夫大
聖人應曰巨通士有是文理乎
變易求新之法殊陋大方然甚易見賞于流俗
葢彼素不經見卒被所瞞便以爲新奇之極耳
吾以村落間譃語証之有人問音字加心字是
何字其人駭曰這字海篇所未載不知即是意
字此拆字求新之一笑也又有人問謂姑夫之
婦翁當用何刺其人答曰大槼是娩生耳不知

即其大父此換字求新之一笑也好作變格文字務欺詐流俗者何以異是聞者撫掌

古今詩異

一詩耳何以三百篇田野里巷匹夫匹婦悲歡鬱怒之言覊臣賤妾感時撫事之語至與易書禮春秋羲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大聖人所作並列爲經傳之萬世大學凡十引詩中庸引詩者十二孟子七篇尤多何以後代詞人韻士摛華麗藻窮巧極妍未嘗不銷歲月疲精神而壯夫鄙爲

小技學者從此處作一尋思其于風雅道中便長一格

詩樂源流

周禮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為本六律為音六德者中和祗庸孝友也此古來詩樂源流後世聲律家不從六德上着脚其無當于詩也宜

詩貴眞

詩貴眞意流露便近自然即率處拙處無非老辣處也若一味戞戞便不成大方耳田梁紫評其友

人劉山蔚榛詩病在無其意而強言使人望之有支撑之色讀之但覺味短此惟深于詩者能辨之

牡丹狀元

黎美周下第過邗達江都鄭超宗爲平山大會賦黃牡丹詩懸金巨羅潤筆美周即席賦十章諸詩伯退舍一時稱爲牡丹狀元

一榜三會元

崇禎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李青甲戌吳貞啓丁丑陳名夏癸未三會元亦科場盛事主試者晉江蔣德璟

德璟字申葆十歲作狀元紅賦士林稱爲奇童

依傳註爲文

天啓子丑時文氣日下大都捃摭子史僻語梗舌聱牙一望茅靡公獨依傳註爲深醇典雅之文守其家學而不變然亦浮沈庠序間無識之者癸酉學使南昌黎公元寬特取冠軍丙子聯捷出其門古篇行世于是學者始知文章正脉而奉之如金科玉律焉此錢希聲肅樂先生傳內語也嗟乎士之能爲傳註之文而不易見賞于流俗豈少乎哉

正字通

正字通爲宜春張爾公先生著先生隱廬山歿無子南康守嶺南廖文英得其書梓之遂爲已物太守卒粤有耿逆之變家道中破其子以所鋟板售于逆帥劉炳逆海幢僧阿字來粤知是書起末爲言于炳因改刊歸先生仍以剞劂之功屬廖氏而海內始知正字通之所自出論者謂是書非太守所得則常人亦無力出之散佚正未可知非其子以板轉售則是書亦無從改正葢文人精神攸寄

久而自彰固不可滅沒亦不可掩襲若或使之有如此者而阿字以方外炳以武人能使張冠李戴之書數十年後仍完趙璧並有功于蓺林爲可傳云

葵陽爲文奇皺

隆慶戊辰禮闈黄葵陽先生與吾鄉安義張孝廉聯號年僅二十左右豁宇軒豁張心異之昧爽題紙下丑赴黑甜日午始起膳膳罷鼾睡如故及晡張始呼醒使作文鼓三檛而七藝眞草已完向張

索覽張時幾勝四藝裴陽乍讀之數日惜哉遂已勝眞倘尚未勝吾爲公鼎甯尚可得百名內進士也今無望矣張疑其文當未就也轉索之則舌喬眼張文既敏妙字復工緻歎爲天人裴陽感張意記姓名而出且曰公老矣君就令乎某今科必元自是而讀書中秘尚可推轂公也張後筆其事於家乘盎安義一友爲余言云

桃花嶺

張新建龍相歸築精舍于桃花嶺距城五十里供

佛種疏將焉用老作詩云家在杏花村身寄桃花嶺漸延歿嶺田園梵舍盡爲邑人官少宰者所得戊辰秋余同雲閒高士沈友聖麟往遊嶺頭則見頹垣壞壁新建祠貌在焉友聖作詩吊之祗樹至今祠相國桃花早已屬天官蓋佳句也余遂閣筆今山門已再易主又非復少宰家所有矣簪纓家林泉亭閣之勝與郵亭旅次何以異哉

爲文譬用兵

俞大猷論用兵譬爲文言儒生爲文必先識字某

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為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兵卒皆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于騎孰長于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為正以此為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此論實前人所未發不特精于談兵兼亦精于談文大猷洵不愧儒將之目邵銳序懷麓堂集有云如大將樂

我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文法之通於兵法也固然吾即爲吾輩之爲大獻者轉一語曰文士爲文譬如名將用兵也亦無不可

爲文須多讀書

往時習八股業日浸淫先輩大家及近科房行專稿背誦常數千篇下筆卻不見開宕年來讀十三經念一史諸子百家雜文小說無不瀏覽經年不見時文偶一拈題咄嗟立辦倒覺得如滄海横流滔滔莫禦因悟拔公讀盡萬卷書故下筆無一點

塵之語又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古人皆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詩貴理明

余嘗作蘇圃詩末二句詰朝已杳先生跡雲在湖濱日在雰雰之爲訓雲覆日也既疑雰字韻不常用恐有傷犯易以圃在陰又慮陰字或不貫閤筆者再徐思詰朝之意躍然自得之矣蓋從朝字着想則爾時日方未出城高湖淨圃色正陰情景似爲頗肖也故知詩貴工到亦須理明

制藝穿插法

有見近科制藝稍傷纖巧者往往歸咎汪何之主穿插愚謂穿插法自好倘厭穿插則一章之文可截而爲一節一節之文可湊而爲一章推之數句一句題皆然耶上補下尚得謂之不刊之作乎今人學汪何其流弊處病在不靠實講題理專務架空描畫藏首擊尾又或節外生枝顧末遺本張元長論文正如打鼓邊鼓雖多中心御也少不得幾下今或則弁鼓心俱忘卻打了所以空靈變爲油

滑哨折變爲小家皆是不善學之過亦所謂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也于穿捭乎何尤不善學韓宗伯先生者皆作如是觀

蘇黃聲價相當

陳簡公云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仲連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薦乎此語能道出兩公分量乃知世稱蘇黃或曰坡谷良非偶然彼區區

食舊聞謂黃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尚屬揣盤捫籥之見耳

宋朝待士之厚

平居讀宋人詩文見其僚友知契間宴賞繁容往復迴環評花徵伎抹月批風大是無日不樂無序不春數百載下想像流連猶有餘慕竊疑當時諸公職事既脩傷隊不輟何以安閒休暇倜儻風流如是抑或者法網寬恩波潤故進無瞻顧之畏退鮮交謫之私自然情志舒徐日用優裕有銀章金

帶之榮而無桎梏桁晃之累有退食委蛇之適而
無廢時失事之譏有以使之然乎旣閱石林詩話
載韓玉汝相國元豐初自樞密承旨分界將行有
愛妾劉氏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
已密知怒中批步軍司遣兵馬搬家追送之玉汝
莫測所因久之方知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玉汝姻
黨即寄小詩爲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
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啻有光輝由是
玉汝之詞亦盛傳于天下石林因謂蓋上以恩澤

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乃知宋朝立國待士之厚有非漢唐所能及處在神宗時猶爾也

俗文難變

歐陽公跋魯公撰元次山銘謂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余考公在天聖嘉祐間獨倡古學欲以變時文聲偶之習公天才既高學古有獲而力又足以赴之

遭遇順時風馳電掃宜若甚易矣後知貢舉力黜
軋茁撤棘猶有譁者久乃漸服習俗之難變如此
公蓋自爲焉翕然變體誠難而俗下文章又不可
以不變有志之士亦勉爲其難焉者可耳

選詩　二則

李太虛云若詩選生者孔子當先爲之矣今觀三
百篇中不獨鲁三家晉六卿無詩即鄭衛二國孔
子交遊不少亦未見載其詩豈子產蘧伯玉輩皆
不能詩乎人必蓋棺然後論定詩必人亡然後鑒

空若侈口面諛誰能不波况死者得生者而薪盡火傳生者得死者而之生菌出始爲以詩重人不以人重詩愚謂太虛此論自是別有所感然亦爲。中材以下說法耳若平情虛心言之作詩者惟其可傳不待身後詩佳則生亦傳也選詩者惟其眞識眼力既眞即選現在之人且選縉紳膴仕之人亦不爲阿否則瑕瑜倒置玉石混淆即其人已往其名未彰托言闡幽亦同貿菽試以八股論之東鄉在當時何嘗不選同輩之文直筆確評至今宗

之不變當時碌碌諸選家何嘗不選往代之文令其選何以寂寂無傳文固有之詩寧不然韓文至穆伯長而始好此總見知已之難非必待久遠而後出也湯臨川有言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文字不讓古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固知名亦命也由臨川言觀之然則苟不遇知已于千載表彰無人卽久遠之後佳文字之伏匿而不出者又豈少哉至謂孔子不選當代公卿及名流之詩此種議論驟觀之似屬新奇但愚謂爾時

風氣雍穆作者與選者皆爲世道人心起見無意垂名故三百篇中朝廟卿尹大夫士之詩亦多有之第僅系以國風不列其姓名故無從稽考耳以此推之安知其中不有僑瑗輩作乎偶然辯此以質世之精于說詩者然亦同一痴與耳

陳士業云作詩者可以好醜並見而選詩者必不可以瑕瑜倒置是故選者較作者尤難海賦一篇蕭統存木元虛而畧張融淮西片石姚鉉採段文昌而删韓愈選者如是作者其又何賴焉如此說

詩文方是持平之論又不屑屑較量于生殁間矣

集古錄

歐公集古錄數千卷搜購周穆王以來下逮五代金石文字最爲美富凡窮山絕海荒林破塚無不採討殘碑斷碣彝器銘志無不收采古文籀篆分隸諸書無不考譯大者訂正史傳訛闕小亦闡發潛德存姓字古蹟于烟銷雨蝕之餘蓋自來集古家所未有也公恒汲汲然有湮沉磨滅之歎雖民間墳廟所樹令長德政所紀片石行墨必籍而藏

之固緣公好古之篤亦有見夫漢唐間人去古未
遠風氣樸質金石遺文無不可傳傳者無不可信
在當時未嘗有意立名而公反懼其名之漸淪而
亟爲表彰之匪特以其年世之久文與字之難得
爲可珍惜已也不然若後代石刻盈千累萬如去
思生祠諸碑多出無藉輩逢迎獻媚涇渭不分諛
墓者人人有道戴德者處處峴山稍有志節之士
視之若浼而高深遊覽所及崩崖墜石鐫字題名
不過好事者刻意效顰藉以博聲華獵虛譽而已

顧曾不幾時恐化爲樵夫礪石假令後五百載有
好古之篤如歐公其人者山陵谷變遷頹廢未盡
亦將汲汲然以爲前代文字之難得憫其湮沉磨
滅而盡取而收錄之耶

劉嵩得過巫山恐去碑板詩千餘惟留沈佺期
王無競皇甫冉李端四首與歐公集古錄同一
肺腸一恐珠沉滄海一恐玉混碔砆迹雖反而
意則同也嗟呼除莠正以扶苗遠小人正以安
君子天下事僞者不芟則眞者不出又豈獨文

字爲然也哉

巫山詩

全唐詩話載白樂天語繁知一云劉郎中理白帝三年欲作一詩不能罷郡過巫山悉去千餘詩但留四詩而已詩話載李端詩又謂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篇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去諸板惟留端巫山高一篇而已平居讀此輒疑夢得與能同爲中晚詩人兩事相類何以有千餘篇百餘篇僅留四首留

一首之不同豈劉除去在先好事者又或量爲補入薛後過蜀仍復除去幷洗王是前三首而亦蓋去之耶細考夢得從播易連徙夔州在憲宗元和初而薛登進士在武宗會昌六年至宣宗大中八年始補盩厔尉佐福爲西川節度副使又在其後距夢得刺夔之時蓋巳五十餘年矣其爲夢得留四詩之後再加除去只留一首無疑也自來明眼人所見畧同特有稍恕與不恕之别耳僕生平好較讐古事遇有異同疑難處輒不憚叅互考訂務

求明白快然而後已類如此此樂天移刺蘇州自峽
沿泝有秭歸繁生知之閙其將過巫山先于神女
祠粉壁大書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
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淸詞樂天見而
悵然邀知一至但道劉郎中巳事并誦沈王等四
篇慨然共濟卒不賦詩樂天豈慮後世或有如劉
者過其下懼爲所去耶不然何繁生書壁廹之而
竟不一作虛神女淸詞之候也想見古人意興不
屬或句不出人頭地决不輕下筆蓋其愼也愚嘗

謂樂天不賦巫山太白不題黃鶴古人遇急處皆能善用其短

繁生祠壁一絕激昂淸麗大是過人宜樂天之心動也惜繁他詩不多儕佺期等詩皆五言近體考之端作工力似爲悉敵不知端詩何以獨存意辭或別有所見豈端頸聯廻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較佺期闇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無競徘徊作雲雨婉孌發荆王冉冉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獨爲蘊藉故宜作魯靈光耶餘聯入

題篤景四詩大槩相類似難軒輊詩有別腸固不可因人成事請更以質世之精於知詩者

敝邑西山詩

山川名勝俗題艮難擅場吾省會城西三十里有西山俗呼爲嶺高峯揷天與滕閣對如翠屏然宋時一僧遊覽詩版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此事出吾鄉宋大前輩劉貢父中山詩話特未識僧爲何名考六一詩話云國朝有九僧詩

集豈即其九人中之一所題乎然歐公云詩集已
亡其佳句爲人所稱者能畧記數聯九僧名亦忘
其八僅記一曰惠崇後司馬溫公遊萬安山玉泉
寺始得九僧詩集於進士閔交如家所謂九詩僧
者劒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
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峩眉懷古也
直昭文舘陳充集而序之溫公續詩話謂其美者
亦止於世所稱數聯耳則此似又非九僧中作也
抑宋浮圖以詩名者甚多或別是一僧偶佚其名

乎何物尭子能以二十字道盡西山雄槩直奇觀也吾郡邑誌脩志乘西山勝閣詩依様收入者頗多並未識此段公案想是未見中山詩話近代士大夫之弇陋無聞處可笑也

鄧新建識湯宣城於弱冠

湯宣城族孫[redacted]爲余言霍林先生弱冠時讀書九華僧舍時大守與起文教同舍生數十人公尚未知名一日鄧定宇先生繼州江干幅巾布袍步遊山上遍覽生儒文盡平平耳至公讀書之所見己

下山遊戲雙扉內扃定字問僧是中可暫啟乎僧

急啟入之則書篋盡閉案頭硯底微露紙尖揭之

則半篇未完草也定字月數行下邊曰好因問是

生姓名且云曾有識者乎僧對曰姓湯宣州小生

耳昨翰林開之馮公過此稱其文可中進士定字

以手掩紙作低語曰數年不見馮開老謂渠學識

增長不道反退去了因語僧是生可持四十年文

運豈僅作一進士而已後宣城以圓秀之調魁南

宮曾元衣鉢翕之一變其風氣垂數十年始信定

宇先生郷人知交之鑒

後霍林閣僧言追定宇於舟中親承指授而乙未禮闈主試者爲張文端公固知宣城衣缽總出吾新建也

西江制藝將復盛

余曾語同學謝樹漢〈投重〉云吾鄉制藝至啟禎間而極盛比之日之方中月之既望當其時跨吳踰越與宋提明追盛極不得不衰亦天運循環之理故我十年來而西江八股云亡其不亡者李仲章〈來泰〉

徐澄攜春容二三先輩一綫耳聞者頗以爲知言頤盛極不得不衰則既衰當亦不能不復盛挽頹波于已潰存雅引于未終是必有起而任其責者

詩有借韻

余頗喜爲詩意到直書拂紙可就然簪亦置之頗不肯復俯仰至有出入他韻而不顧者稿中所存不一而足雖未暇改正每念之殊怦怦然不慊也嚴滄浪詩話辯詩有借韻一體如押四支可借五微或十二齊之類是借韻亦詩體之一昌黎此月

足可惜篇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靑六韻不知何意
而歐公正愛其工於用韻謂得其韻寬則波瀾橫
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
格是反以出韻爲工矣奚不言借也平居拈此解
嘲極有捧心之愧然在有意爲之則爲效顰無意
出之旣覺不自改正正如嫫姆自安其醜似又非
捧心之比耳究之詩總不工固不係韻之出與不
出而洸洸爲之沾沾辯之不免同一痴與也

明景帝嘗以金銀爲豆又剪銀𦉊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笑楊文懿公守陳賦銀豆謠京師傳誦之謠云侍臣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瑤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懷袖金貂半墮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問卿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爭軒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弁刀剪碎盈丹

匣也隨銀豆溅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
殘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
糴掾瓢詎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
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䫆明之先生氣德紀畧

中翰䫆明之先生（諱）廣昌人余年友日乾檢討之
父也隱居水北碧順治丁亥建昌守將杜承芳利
碧中所有欲襲破之素敬先生長者先遣人授箭
與其家先生亟出謁承芳語曰某非爲一家拜德

也砦中男婦以千計皆國家順民願公撫入不許
先生度承芳所欲得者賂耳乃懇寬一日告歸不
謀于衆竭貲得二千金携之出行金承芳并以五
百遺其左右約免二事謂不涸與不掠也再四力
懇左右復營解之承芳乃如約兵既入砦中男女
千口悉違逅避亂居此者獲免仳㒧里人至今頌
義不衰然先生之家自此破矣今先生子孫鵲起
莫不以爲潛德之報而揆之先生初心何有于此
余從檢討得先生墓石文乃族弟和公處士所譔

者讀之私心竊歎以爲世人重利如性命甚者金尊命賤吝貲守死至離水火白刃而不恤先生厚德風動悍將既足以庇其全家矣乃汲汲以岩中千口爲念必欲共脫湯蔆畢辭抑節破産傾家務求獲全而後已此卽先儒民胞物與之意葢古豪俠之所難令先生而在高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推此志也雖萬物一體可也余擬更考先生生平懿行犂稽墓志作爲義德傳欲以激揚澆漓而歸途胠篋志銘與行李俱失爲先紀其畧如此

文章政事出于一

明傅珪嘗言文章政事出於一文章可行即爲政事政事有條即爲文章

妙貫堂餘譚 卷四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
從子曰菊谷年 錄

譚詩文類二

改義山夕陽句

義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佳句也或恨其有暮景余改兩字用爲起語足成一絕解之云夕陽無限好莫訝近黃昏須彌腰月上團繞照乾

坤佛書有四天下東弗于伐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单越須彌山在其中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為晝夜也

蕭何何以識韓信

宋僧覺範㑹問士大夫蕭何何以識韓信竟無有答者想僧為詩補之云力不先人娩緋雞肖如湖海渺瀰窺是中布越容多少想見登壇掛印時然則淮陰何以敗想又為詩形之云盛滿難居可若

何功成只合守謙和最憐胯下羞能忍帝前誇詡將兵多

蜀秦路間有溪曰韓溪鄭侯追淮陰處也宋人劉涇題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

詩法通于作文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廹促又曰學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旣識羞媿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

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此嚴滄浪論詩法也僕以爲通于論文通于論古文亦通于論時文學古文學時文者能于此處心咏而熟講之便是最上乘法然則如之何卻到透徹地步則仍不外滄浪論詩數語曰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所至

李杜不可優劣

李杜在當時氣誼甚浮交情互篤杜詩言太白凡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三夜頻夢

君情親見君意而李詩中言杜只有飯顆一篇予矣莫擎太白疎狂于此可見捫蝨新話乃欲以是定李杜優劣謂杜實傾倒于李而李意頗輕杜是又所謂以鄙俗之見度賢哲之心也不可不辨

東坡出梅宛陵門

世知東坡省試出歐公之門不知得坡卷者爲梅聖俞是年歐公知貢舉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同事而聖俞爲祭詳官卽今之分校官也論題刑賞忠厚之至聖俞一見坡卷以爲似孟子置高等遂

中第二人榜後謁謝因問論中皐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出何書拔徐應曰想當然耳梅亦不以爲恠是年子由予固皆在選中最稱得人然予固元豐題跋多稱歐公爲永叔而坡詩亦往往稱聖俞想爾時座主門生之禮或不甚峻耶是科考官在場中唱酬甚盛歐詩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梅詩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皆爲警句

莊子一書所言皆意中語初無其實而坡引堯

皐事亦茀曰想當然而已陳善云余讀東坡應
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想
見才人爲文迅筆縱書並不屑屑斤两於古人
古事若何也然有坡公之才則可無坡公之才
則亂道耳梅詩萬蟻句比擬不倫無惟乎士論
沸騰有主司自肖況五星而待我曹爲蠶蟻之謗
然歐詩看來氣象堂皇殊有蕭洒出塵之致春
蠶食葉𩣺落紙之爽利耳與梅詩萬蟻之意正
自不同即五星明夜亦言文運光昌非屬自譽

並劉韋革造爲配語欲以洩其考官劃之憤也

嗣後場中遂亦不復敢作詩矣

崔魏公兒時詠架上鷹

唐崔鉉兒時謁韓宣公滉令題架上鷹曰天邊心
勝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
知誰是解絛人滉曰此兒前程萬里明昭陽李相
國少時題喜鵲云羨爾靈禽妹羽族日傳喜事到
寰中主人憂樂關天下爲報時和與歲豐與崔詩
氣格相似兩公在童子時便已不凡如此初李石

鎮江陵辟鉉爲戎倅一旦告去既入京凡三歲石未離鎮鉉已秉鈞故石馳牋賀有思賢方詠于嘉魚栖止寶懸于威鳳賓筵初啓俯陪玳俎之歡將幕永移已在陶鎔之下云云鉉久居廊廟三擁節麾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眞貴人裴休眞措大

辯杜詩綠沉字

杜詩遊何將軍山林雨抛金鎖甲苔卧綠沉鎗薛倉舒補遺以綠沉爲精鐵引秦書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綖以縲之及北史隋文帝賜張奫綠

沅用趙德麟侯鯖又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
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用少隱兩非之愚竊疑謂
竹爲是竹鎗猶云竹箭蓋言山林曠野滿砌生苔
翠竹數竿森森直上如鎗之矗與綠苔相掩映也
如此方與題中山林景物相稱不然一句說金說
甲一句說鐵說鎗何與遊事而工部儘着把這些
用武之具向武夫前搬弄不慮其罵坐耶
南史有綠沉屏風或亦是竹若鐵豈堪作屏風
耶或曰綠沉即綠檀也姚令威引續齊諧記云

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又王右軍筆經云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横拔謂是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綠沉故謂之綠沉令威所云卽今之攢竹雕漆之屬是也果爾則綠沉屏風其卽今之雕漆屏風而杜詩綠沉鎗其干旄之屬耶其說亦可信總之皆竹類也

唐人爲詩用功處

青蓮詩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

八十一萬歲芥隱筆記謂出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千百成百成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老君從虛空下爲太初師又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樊川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芥隱謂四百本四目出天蓬咒蒼舌綠齒四目老翁今本誤以目爲百耳擲火出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東坡亦用于芙蓉城詩仙風鏘然韻流鈴也龔檢討誠屬多聞而唐詩人都能博覽羣籍如此想見唐人爲

詩用工處凡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浮屠老氏之文無所不記也

樊川又有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芥隱謂出庾信竿文盛葬誌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少陵詩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洪氏辨證謂能鳴用莊子外篇一能鳴一不能鳴不下用列子黃帝篇鷗鳥舞而不下詩人出語下字並不苟如此明季八股多雜子史釋道語雖非理脉頗有唐詩人工夫

象外句

宋僧覺範評詩有象外句言此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又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愚謂此亦後人有心看去故作解悟耳其實作者之意未必爾爾也蓋作詩只是寫現前之景前句似是秋夜益夜雨蕭蕭聽者忘寐不覺漏盡比曉開門則落葉耒掃此是兩種實景未必以落葉比雨聲也後句似是秋眺葢不雨常陰之候

日光時出時沒澹映林木日光既澹遠燒明滅可
辨亦是兩種實景未必以微陽比遠燒也若必以
前景專繪落葉不兼聽雨後景專繪野燒不兼斜
陽是有意解索幽渺未免求深反淺失之穿鑿且
若以微陽比遠燒則下喬木三字便用不着即云
遠燒照入林木如微陽之光則又宜曰微陽映喬
木或曰在喬木不宜說下字也然能于象外說詩
卻有別趣所謂不以文害意可耳

士不可浮薄

唐貞元間陳通方與王播同登第播年已五十六通方甚少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益輕狂語謂其日暮途遠及第等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難艱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通方求助不應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又以詩求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其乞憐如此不知曩時期集意氣何在播不得已薦爲江西院判播尋拜相此頗足爲後生浮薄之戒

詩文流播外國

白樂天詩在當時每一篇出雞林賈爭以百金購之東坡嘗于清井監得西南夷所貢蠻布弓衣其文乃織成梅聖俞春雪詩坡以貽六一公公喜甚遂更爲古琴囊極其寶愛陳大士爲諸生其八股流播海外有海舶漂至遠島見市廠懸一布旗大書曰大明國雜貨大士稿在焉此三事相類皆文苑佳話也景泰二年王越以進士廷對風揚其卷莫知所之而墜于朝鮮之庭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因識其名此又制科異事并及之

杜詩可以袪瘧鬼黃書可以息江風大觀間王榮老方官觀州欲渡觀江風作七月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獻之當濟顧無所有惟玉麈尾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宣包虎帳獻之風愈作夜卧念有黃魯直書扇頭韋應物詩渡無人舟自橫詩即取視之儻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一餉而濟盖大人筆蹟明則見重異域幽則格乎鬼神其異

如此

宋僧惠洪駁劉白詩太過

冷齋夜話云杜北征篇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妲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天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樂天長恨詞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惠洪之意謂三公皆言妃子死

而措意不同疑劉白傷于徑直無溫柔敦厚之旨

然考妃子之死實明皇次馬嵬驛將士誅楊國忠

明皇杖屨親出慰勞之六軍猶不行陳元禮遂奏

請貴妃自裁高力士又贊成之明皇不得已始割

恩耳非自已畏天悔過而有掩袂之舉也愚謂杜

詩隱寓尊諱存國體也劉白直書其事志詩史也

三公各有深意似不可以是軒輊之如杜紀當時

劉白紀事過一紀一直爲時不同易地則皆然耳

但褒妲誅而周亂殷喪太眞除而唐用中興前後

衰盛原別杜詩亦未爲錯而宣宗御製挽樂天詩童子解吟長恨曲則在唐後王固已自知焉蒐之質不足諱也

韓昌黎司空表聖二公詩

韓昌黎從裴晉公爲行軍司馬歸次潼關寄張十二使君云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破蔡州廻桃林夜賀晉公云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將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初晉公過華岳廟題名

闕門後大順中司空圖以一絶紀之云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三詩聲調高壯意氣激昂視下士褊儉詩不啻雲壤正不嫌其說盡也宋諸公詩固已胎胚於此

林處士璉禪師二公詩

宋錢塘講師遵式赴王冀公名將邀金陵過孤山林和靖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鈐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淸譚應喜道人來大覺

璉禪師仁宗朝詔住東京淨因院既久乞還山作偈進呈云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慇懃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云堯仁況是如天濶乞與孤雲自在飛二公詩皆有瀟洒出塵之致

杜詩與唐爲始終

少陵祖審言工詩與沈宋蘇李齊名爲初唐大作手故山谷謂子美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少陵子宗武亦能詩嘗示阮兵曹阮荅一斧

曰欲予砍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少陵作宗武生日詩有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工部固亦頗許其子名宗武者得無欲其繩審言之武耶惜宗武詩世不傳而少陵三代並爲風雅宗主抑亦可見晚唐詩人杜荀鶴號九華山人即小杜之子也小杜守池陽有妾懷妊出嫁州人杜筠遂生荀鶴周益公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見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唐風荀鶴集名

余嘗謂杜氏之詩與李唐一代相爲始終因作一
絶紀之云袞袞諸公亂若麻初中盛晚漫相誇少
陵三世樊川子一代詩名在杜家

大士先生有子孝威孝逸具有文風張受先令
臨川緘其文以示張天如日見兩郎知大士非
假亦足破疑矣大士爲諸生有四子合刻謂陳
章羅艾後爲六子合刻增其二子也陳氏之文
正如杜氏之詩其視威逸不猶少陵之于宗武
耶然宗武詩不傳而威逸皆有詩文垂于後世

此文有幸有不幸云

執詩不可以論人

詩中句意及使事多屬偶然與會或有觸而發求可以字梳句櫛之也嘗怪宋人評詩輒執此以論人之才品學術未免刻舟求劍失之愈遠論世者無爲其語所惑

唐人詩有絕大關係

魏徵詩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李日知詩所願但知居者逸無使時稱作者勞皆侍宴應制之什

也可謂詩讖聶夷中田家詩父耕原上田子斸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二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則稼穡艱難閭閻疾苦之狀俱在目前鄭雲叟富貴曲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又西施詠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則竭貲娛色蠱婦傾城種種荒淫之戒隱然言外章孝標焚書坑詩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著書便

將暴秦横絶癡絶之態如冷水澆背渾身汗下如此等詩措意深遠可誦可歌皆有絶大關係可見唐人作詩不僅作制舉文字觀

唐人選詩

唐人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元集韋莊有又元集皆以本朝人選本朝詩如今之帖括家選歷科房行書是也然每于人數百篇中詮其數篇可見古人簡汰文字精愼處其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集亦不收李杜又是

何意豈以其詩久多入口或名篇甚多故無用爲掄次耶

上天梯

米元章名對詩云翁引上天梯蹴踏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門軒陛閤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杜荀鶴詩

池州費冠卿登第母卒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親喪何以祿爲遂隱九華山長慶中拜拾遺不應鄉

後賢杜荀鶴以詩弔其墓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荊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可謂淸而峻又曰天地有何外子孫繇亦閑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可謂婉而遠作高節人輓詠須要有此意象

四家詩集

人言荊公執拗愚看卻極沖虛公嘗編太白少陵昌黎廬陵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歐詩固佳然在當時不過同鄉一先輩耳卻能推崇到此可謂沖虛極矣初老泉來京以所著權書衡

論投歐公一時稱善荆公以其縱橫有戰國氣獨不延譽故老泉作辨姦論詆之以洩其憤而荆公獨愛長公文臨老在鍾山客從黃州來猶問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及得成都聖像藏記即從風簷月影中索讀之喜曰子瞻人中龍也其沖虛樂善類如此

皖口盜姓名

昨譚江上豪客能乞李㦤士詩竊恨是客姓名不傳頃乃知其是循州韋思明也唐末進士李韋征

客遊至循州遇雨求宿韋氏山莊主人杖履出迎年八十餘自稱野人韋思明與譚詩史淹留竟日乘征不能屈因論數十家詩次第至李涉酷稱會莫征遂吟二篇思明復吟二篇其一云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忽愀然變色曰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後遇李博士蒙惠一詩因而跧跡李公待恐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藏焉遂隱羅浮于今一紀李亦云亡追惋今昔不勝憒

然乃持觴酹之反袂而歌曰風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文相逢何必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盜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曰李博士其豪首曰久聞詩名願贈一篇足矣涉遂贈以是詩盜喜不取絲毫而去九江孔道從滕閣順流而下故叟頌涉滕閣詩忽感舊事叟即昔年皖口之盜魁也乾符辛丑范攄客雲川值累征細述其事且云于叟居觀李博士手翰尚在篋[redacted]感李一言因而折節改行遂為才人卒成隱者其亦季世之

豪傑歟

韓悲白樂

退之多悲其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樂天多樂其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兩公意趣不侔如此韓爲文章道學白作富貴神仙悲者朔豆春秋樂者翱翔兆率兩公所得並自不減也

梅花詩

余嘗作梅花詩中有二句云調羹曾入君王夢出嶽賦端需宰相才用說命傳平二故事相映帶也順

自負氣象崢嶸類宋人集中警語須讀張文潛詞鼎當年終有質論花天下更無香之句皆其與會森發正堪匹敵然文潛上句終有質三字較鄙作樹義圓穩則終不逮古人矣

唐有五竇

人知宋有竇氏儀儼兄弟號燕山五桂不知唐益有五竇也京兆竇叔向之子常羣牟庠鞏皆工詩爲聯珠集取昆弟若五星之義官皆正郎叔向有詩名代宗時爲左拾遺常牟庠鞏皆登第羣以處

士隱毗陵德宗朝用韋夏卿薦仕至中丞集有褚藏言序五人各一卷卷各一小序云

魏扶知禮闈詩

唐大中初魏扶知禮闈題詩云梧桐落葉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牓出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

陳善評孟子

陳善論古文自六經論語外惟孟子最爲巧妙其評堯以天下與舜章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渾

瀨廻轉不可名狀評百里奚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浹狂瀾乍起乍伏瀕洞洶湧而觀者悚然

辨狼居山

漢書衛霍傳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是以封狼對飲馬居山對瀚海大河對祁連也後人或用狼居山以狼字連下爲山名恐誤山所旃切

口字二音

芥隱筆記辨口字孔五切引漢溝洫志白渠之歌

云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愚竊恐是隔句韻以後斗口爲一韻雨黍爲一韻若口字孔五切以叶雨黍則後斗字又將何切耶至引上林西京二賦以口字叶浦字覩字卻宜是孔五切或一字有二音也龔公宋末大儒博洽稱最不敢妄喙存之以俟大雅君子再考

古賦勺藥字

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

物也諸家以爲溱洧之勺藥誤勺音酌藥音畧音訓亦不同並見文選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註廣韻亦有二音故昌黎偃城聯句兩相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云但擲顧笑金雖祁郤老藥二藥字同音不同非重韻也後人詩或用勺藥羹意本此而不知者郎謂以花作羹是何異以鸛鵝爲惡鳥耶

作文不在好奇

陳後山詩話謂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詞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

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因事出奇而一規于自然此韓歐二公所以獨有千古

官箴文法

宋圓照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汝出家學佛只勸汝惜福脩行僕以爲通於官箴師首座大通善本常語人曰我只勸汝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僕以爲通于文法

徐巨源論文

巨源論古文各有門庭以所熟爲其所出韓出左柳出國永叔出西漢明允父子出戰國介甫出注疏諸文子固出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魯公不似張旭也論時文以肖其題爲主有理有線是不一致譬則樂也韶夏冲容大武蹈厲廟堂號越燕饗和會下至里巷歌吹侑客上壽必有好音送葬撤奠必令

悽惻此自然之理也又如畫者春山欲其嫣潤夏林濃鬱秋水澄潔冬嶺肅穆晨源緩出暮客遙歸此自然之象也故凡題性命不可屬辭典故不可空素治理不可寒儉風刺不可直指發端不可盡言更端不可遽已如此之類固難槩擬而或曰我文欲孤高我文欲曠遠槩以一趣苟非其題失必滋甚譬之以孤松寫春色隼鐸奏廟樾氣象固已不稱彈鐘使爲高山流水戛笙使爲更漏抑必不得之數又曰性情者文之根本也經術者文之圖

也歷代史乘昔人事辭文之雨露膏澤也諸子百家文之旁流支潤也又曰題質而我文之故曰文題幽而我顯之故曰章又曰推之古文詩詞亦如是焉耳以上數則直入文家三昧此巨源文訣也鴛鴦繡出金鍼亦盡度學者玩味而有得焉便可反三隅矣

文章者比事屬辭有聲有理之通稱也俗呼八股帖括競曰文章此相沿之陋然玩巨源質幽兩解則即以文章二字屬之制藝也亦可

巨源考古未詳二則

徐巨源序劉士雲漪亭近藐謂君子而不文者有矣韓魏公狄梁公是也錢牧齋貽書正之謂魏公高文大册不當謂其不文而予讀唐書梁公亦是初唐一代大手筆浩博如巨源猶有考古未詳之失可知士君子立言不可不慎然存其誤以俟後世人之訂正古人往往有之無傷也劉琨詩西狩泣孔某仲尼悲獲麟一事疊用揚子法言曰正考父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陳善

謂考父非作頌之人奚斯又但作寢廟而已何膮之有此皆考古未詳之誤魏公有安陽集五十卷其詩微婉巨麗尤爲當時諸公所不及公嘗自云吾在中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此語三尺童子能言之巨源才大而此獨疏脫至是何也

才人爲文與到疾書往往不暇考證即經見熟識之故事當其議論驟來恣其謬誤而不覺非必盡聞見之濫也巨源作澱園詩序又謂使李杜論詩

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愚讀滄浪詩話毛子晉跋尾謂其吟卷百餘章如鏡中花影林外鶯聲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余雖未見由毛氏說證之則其詩集世固有之且佳無疑也何得云無片言傳抑巨源文字多散佚今所存一二皆其少時所作或不及博覽故耶

滄浪與吳景先書有云僕作詩不敢自負至識詩則有一日之長巨源評羽意或本諸此然羽自謂叅詩精子豈無不刊之作而起李杜于異

日若與羽辯證一堂出其心得抉其紕謬所聞
當必有進特二公不肯以金鍼度與世人耳愚
嘗謂使以李杜爲詩話必有可觀當在兩宋諸
公之上此論頗爲有本巨源云云未免抑揚之
過也

佳文不在字句上

晉有議蘭亭記天朗氣清爲不合時景絲竹管絃
爲重複故文選不收此是俗下文章看圈子之論
考孟堅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右軍用

字固有所本重複之誚不先自班氏受之耶總之文之佳否正不當于字句中求之也

明詩病在近雅

余每讀明朝諸公詩輒不愜意王儆曰唐詩沿于國風而漢魏變于雅頌雅言多盡風詞則微今日之詩病在近雅此論得之然要爲隆萬以前言耳竟陵而下則自鄶無譏

怡園星聚詩

庚辰仲春下浣司業張繼亭先生招集湘漢同袍

大會于宛平相國之怡園凡九十有四人盡天下之英在焉先生手援一冊序數行于首題曰元魁星聚錄令諸子各書里居姓字其上是日伶人即相府舒悅新班撤席後又縱觀亭閣池沼山林花竹之勝名賢國士妙舞清歌流觴曲水一時並集長安傳爲盛事余賦七言近體二章紀之中有云流水乍疑金谷會沙堤今作蕊珠宮頗爲同人所傳誦

續表忠記

續表忠記吾友四明盧公弼宜編著皆表萬曆以後諸正人君子成仁取義之槩倣嘉善錢士升遜國表忠記例又有二續三續各編其二續刻于江西爲今粤西觀察楚人方南鄭公叅藩時所捐俸鋟行者公居官極廉自奉甚約清俸所餘不以長子孫而以鋟書版已加于人一等矣而絕不留姓名於編首并不作一弁言公弼以請則曰刻書以彰幽隱也爲自巳留名乎夫世固有捐金不嬴而輒將人著書之名平分一半去者其視公爲何如

也吁此種高致當于古人中求之

婦人工書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李充母廷尉衛展之女弟也王子敬五歲時夫人奇其穎慧書大雅吟賜之又有郗愔妻傅氏王洽妻荀氏並以善書名蓋晉代婦人工書法者多不獨衛夫人也而歐公集錄金石文字求之既勤且博自周秦至顯德名人所書莫不皆有獨無衛夫人書而于卷中所收婦人筆蹟見于石刻者獨唐叅

筆房璘妻高氏一人而已疑衛夫人當日雖精于書雅不欲以書見故亦不肯輕為人書而高氏乃至為人書德政碑碣錄中有安庭堅美政頌及太原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二碑皆鐫高氏書勒石題名千眼共見若惟恐後世人不知其善書也者余又以知晉人家法之正而唐室婦人之汲汲于逞才好名未必非則天之有以倡之其流弊至于久而不息也然衛夫人之書後世類能稱述杜子美至見于詩而高氏無聞焉世間男女子亦

患其無貨耳不患其無名也又何必汲汲于表暴
哉